

第六十九回 嘔心血酈相抱病 起私情成宗冒雨

卻說成宗帝又囑權昌曰：「爾等須送酈相回府，方來交旨。」權昌等押了御擎，趕向明月池清風閣而去。帝自步行來到興慶宮前，舉頭四望，其時鴛鳳已去，溫妃迎接入宮，設宴款待。帝因偏護酈相，心喜做得完全，即便坐下暢飲一番。不表。

且說郁美兒告苗瑞英曰：「太后命我們脫靴驗看虛實，今天子又令我們欺瞞，事在兩難，姊姊作何主意？」苗瑞英曰：「朝廷如此吩咐我們，如果實說，將來性命難保。寧可欺瞞太后，不可得罪朝廷。」商議已定，回至萬壽宮，奏稱酈相嘔血不停，慷慨欲絕，帝恐污穢宮闈；已著武士將屍送回相府，交還梁相收殮。太后聞奏，大驚失色，對皇后曰：「我說番酒必是熱酒，不可妄賜，今竟斷送了這位賢臣，豈不可惜？」皇后懼然曰：「從前四個宮女俱已吃過，並無妨礙，今怎這等利害？」太后曰：「酈相豈宮人可比，真正可惜！」皇后過意不去，心想但願皇天庇佑，轉危為安，再設計查驗，如果真死、明是兄弟福薄，不能消受美妻。便悶悶辭別回宮，忘卻寫書通知父母，唯有靜候消息，再作商議。

且說權昌等四人到了清風閣，見酈相為此濃睡，任喚不醒。權昌等用手扶住酈相，放在車上，並用御被蓋好，武士執傘推擊，權昌等上馬，來到殿上，大呼曰：「值殿官何在？」只見一位年近四旬的將官忙向前曰：「下官就是值殿將官李龍光，不知有何事幹？」權昌傳出聖旨，李龍光執了大刀，連忙上馬，跟隨車邊。

來到東華門外，恰遇梁相從內閣出來，正要回府。權昌說明前情，梁相大驚曰：「賢婿酒量素來極宏，今日為何沉醉？」便要向前揭被觀看。權昌阻住曰：「今奉聖旨，因酈相沉醉，揭被恐他冒風，特著值殿官執刀保護。不論官民人等，有敢揭被者，砍斷其手指，然後奏明，照欺君之罪處治不貸。老太師請回相府觀看不遲。」梁相曰：「原來如此。」遂趕出東華門外，上轎回府，不提。

且說武士執了九曲黃羅傘，來到梁相府前，只見十餘個家將向前攔住。武士喝曰：「爾是何人，敢來攔住路徑？」家將曰：「我們是武憲王的家將並孟龍圖的家人，因聞得酈相沉醉，持來請安。」原來老王與孟士元父子聞得酈相大醉宮內，並無別樣消息，故特差人以請安為名，揭被觀看，有無破綻。權昌阻住曰：「奉旨若有人揭被，便令砍斷手指。誰敢揭被？」孟府家人就不敢動手。王府家將仗著王府勢力，向前曰：「若不揭被，何以回覆家主？」即要向前動手。李龍光提起刀來，大聲喝曰：「若敢逆旨，即便砍下！」王府家將俱大驚，只得回報家主。武士推車進了後堂，梁相出來迎接。權昌曰：「可將快扶入，免得冒風。」相府家人遂扶擊入內，梁相請權昌並李龍光坐下待茶，問曰：「小婿因何醉得如此不堪呢？」權昌就把畫觀音並賜番酒那話說了一遍，道：「因此酒出自西洋；名叫玉紅賽，前宮女飲了二杯，便醉了一晝夜，令婿飲了三杯，安禱不醉？」梁相曰：「原來如此，有勞列位辛苦，何以克當。」權昌等辭別上馬。押擊回宮繳旨去了。

梁相入內，告訴女兒，素華即令婢女扶入牀上睡下，將被蓋好，屢呼不醒。素華大掠，在酈相旁邊坐下，唯恐有人替他脫靴，露出破綻。景夫人與若山之妻俱進房來看，梁相及裘惠林俱在房外探望。柔娘曰：「喝得人若大醉不弦可把冷水噴面，立即甦醒，今可把此法試之。」裘惠林在旁唾止曰：「冷水最易傷人，不可妄用，只好備下曬千白草香煎誘喝下，自然甦醒。」孫夫人曰：「熱豆腐精在心頭即醒。」五人議論紛紛，莫衷一是，忽女婢報稱武憲王同孟嘉齡前來探問消息，梁相著裘惠林前去陪侍。

原來老王因家將畫報，說有聖旨，不許揭被，皇后又無消息，心中好不疑離，特邀孟學士一同前來探聽消息。當下裘惠林出來迎接武憲王。孟嘉齡來到堂上，讓武憲王墜在上面，自己同孟學士坐在兩邊。茶畢，武憲王說些閒話，辭別回府，不提。

門官又報稱聖上惑番酒乃熱薊椒酒，能傷人性命，特令權昌帶了四個太醫前來診脈。梁相接人坐下，權昌曰：「奉旨因酈相誤飲番酒，恐傷精力，准其靜養三天，兩後進朝。」兩位太醫曰：「番酒恐是熱薊椒酒，足傷人命，必須診脈看吉凶，方好進宮繳旨。」梁相令家人連內，著婦女都退避。家人進去，停了一會，回曰：「婦女們已俱退，請太醫入內診脈。梁相請太醫同權昌進內房。太醫診脈畢，又看了面容，對梁相曰：「令婿六脈調和，面帶醉容，這明是酒醉，過後自愈，不必多慮。」梁相曰：「只因小婿從來未曾酒醉，故令人恐懼。」太醫曰：「這又何難。」遂吩咐隨從人等取生甘草、半夏和鵝毛管到來，並令隨從將此二物研細為末，用鵝毛管吹入酈相兩鼻孔中。停了一會，只見酈相翻身，口中連叫曰：「臣已酒醉，叩謝太后深恩，就此回府。」言訖，翻身向內睡去。太醫曰：「不妨，酒醒後便無恙，我等好回宮繳旨。」梁相稱謝不已。太醫上轎，權昌上馬，各自辭別而去。眾婦女仍入內伺候。孫氏健見酈相穿靴，乃曰：「孩兒穿著靴襪，如何好睡，須要脫下。」素華連忙止住曰：「不可，他的衣襪不許別人代脫。前日我替他脫下靴襪，被他埋怨了幾天，婆婆切不可脫。」孫氏尋思：年少高官，怪不得執性。景夫人曰：「今既診脈明，是酒醉不妨。令女婢在別房煎人參湯藕圓龍眼湯，俟賢婿酒醒服下。」吩咐女兒，小心照顧，我等可各安寢。眾人各退出去。

素華閉門坐候，至三更時分，酈君玉轉身來，睜眼甦醒曰：「好醉得利害。」素華大喜曰：「小姐甦醒了。」酈相坐起身來曰：「我為何回來的呢？姊可說與我知。」素華曰：「小姐今日醉得令我心膽俱裂。感蒙皇恩，四太監護送，又著值殿官執刀，恐掀被冒風，膽敢掀被者便要砍斷其手指，弄得滿門懼恐。及大醫診脈，吹甘草及半夏末，方才得醒。」逐一說明。酈相驚曰：「我平日且千杯不醉，記得太后只賜三杯甜酒，題贊已覺沉醉，太后令宮女扶進清風閣，其餘俱不知道，想定做出許多的驚人事來。這三杯酒莫非是蒙汗藥麼，不然何至這等大醉？」素華曰：「太監說那酒是西洋番進貢，名喚玉紅春，宮中曾經試過，最善飲者只吃二杯便醉倒，一晝夜方得甦醒。難得你果然量大，吃了三杯，三更便醒。」言訖開門，喚女婢取香茗來解渴。酈相暗驚，莫非太后設計，緣何偏賜番酒？時女婢已送茶來，素華仍把門關上。酈相吃茶畢，即便下牀，到馬桶上小解，兩腳覺得寬鬆，好像失脫繡鞋，吃驚不小。連忙上牀，脫下雙靴，雙手把腳一捏，覺著裡面寬鬆，知已失脫繡鞋，一時嚇得心膽俱碎，面如土色，並不言語。素華慌忙問曰：「小姐有甚大事，如此驚惶？」酈相尋思，如果實說，反累素華驚恐，有何益處，即答曰：「並無甚事，不須多疑。」素華曰：「小姐智慧過人，如此失態，定是傷身大事，何不說明，互相商議，否則說尋不明，豈不猶視昏鏡麼？」酈相冷笑曰：「實無甚事，姊姊不必多疑。」言訖沉思，聞得皇甫少華緩期親，由其母親入宮啟奏的，定是通知皇后，設計懇求太后數畫賜酒，乘醉脫靴。記得帝問我能飲三杯甜酒否？這是暗點機關，奈何當時不悟，中其計中。及我飲酒之際，帝又呆看一會，若有相憐之意。仔細思量，必在沉醉之後；被宮女脫靴，立把繡鞋取去。帝心存曖昧，為我瞞過，故特賜擊扶送回，又恐揭被露出破綻，特著值殿官執刀相護。若非聖上偏心，我焉能安然回來？可恨少華每事不與我商酌而行，專用硬法，恩將仇報，悔我當年提拔了他，半反養虎貽患，見其欺騙，可恨到

何設法呢？

原來鄴相平日辦事謹慎，費心勞神，積成血病，今又一時忿恨，血湧上心，忍耐不住，吐血數口，於是心內昏沉，頭垂亦不登朝，下得牀來，即到偏殿批案，一一心只想著鄴相。莫道天子不能批案，連飲食亦無心去吃，真是滴水不能下喉，欲令權昌前去逮風，又恐難朔自己的心事，萬轉千回，忽見狂風拐地，天將下雨，又轉一念曰：「不如自己假作太監，前去好好說明自己的情意，又不至洩露，豈不是好主意？」已定，即對權昌曰：「朕欲探望鄴相，恐百官知道，多所不便。爾可取爾的衣冠並雨衣雨帽前來，待洪扮作小監前去，方能無人知覺；並備一匹馬來。」權昌領旨入內，暗笑鳳流天子為著色慾，連風雨都不怕了，即去取了衣冠並雨衣雨帽前來。帝穿上暗籠袍，戴了無翅冠，再穿上雨衣。權昌牽過馬來，到後宰門伺候，囑曰：「陛下速去速回，倘被娘娘並百官知道，奴才這便有罪。」帝曰：「朕知道了，千萬你不可洩露。」遂出門上馬而去。不及一條街，忽聞一聲霹穿，下了驟雨，又遇狂風，帝只得把袖掩面。那狂風猛雨從衣領中下滴，貼身內衣亦有雨珠。但此正暑天，不妨冒雨，加鞭趕路，逕奔到相府門前駐馬，叫曰：「把門人快報鄴相知道，說萬歲爺心中牽掛，令我特來請安。」把門的人哪知道是天子，向前迎接曰：「有煩公公辛苦，但我家鄴相猜酒未醒，梁相已入閣辦事，尚未回來，無人相會。請公公且回，待梁相回來奈明可也。」帝曰：「不必多言，快報鄴相知道。」把門官忙報入內。此時風雨已止，帝暗想方才路上偏遇風雨，今恰晴了，明是帶著雨厄。

且說確相下得牀來，心中悶悶不樂，獨坐在竹槐軒內，忽見一對喜鵲在椅上向著磁相亂噪，心想我已敗露，有何喜事，喜鵲何敢亂噪？只見榮發報曰：「把門官報稱，朝廷特差小監前來請安，梁大師業已入閣，乏人迎接，請令定奪。」鄴相曰：「可著裘姑爺出去迎接。」榮發入內，頃到間回報：「裘姑爺沉睡未醒。」鄴相曰：「可請康員外換了公服，出去趣接禮待，只說我宿酒未醒。」榮發奔到燕賀堂來見康員外，說明鄴相言語。康員外急穿上中憲大夫冠帶，出來迎接。帝勒馬停住，康若山前來迎接入內。康若山怎知是天子，一味恭敬降價，迎接上堂，分賓主坐下。帝暗想，真正好笑，堂堂天子，偏與小戶貧民對坐，大為折本。康若山曰：「小兒宿酒未醒，不能迎接，大為得罪。」家人向前獻茶。帝對康若山曰：「今奉聖旨，有機密事務，要面見鄴相，敢煩引道。」若山曰：「請公公稍坐，我去便來。」遂入書軒，對鄴相言明，鄴相曰：「爹爹不妨請他進來。」康若山連忙出見帝曰：「待我引公公進內相見。」帝即起身，轉彎入內，遙見鄴相素衣朱履，立在書軒，即對康員外曰：「且請退出。」再說鄴相見是天子，吃驚不小，忙向前對榮發曰：「聖駕降臨，速叫男女各自迴避。」自立在軒前伺候，帝細看鄴相，只見穿著黃帝紗道袍，萬字紗巾，絞襪朱履，但因昨夜嘔吐了血，面上倍加潔白，氣爽神清。鄴相跪下曰：「不知聖駕降臨，有失遠迎，罪該萬死。」帝忙扶起曰：「先生何必拘禮。」遂步進書房，除下雨帽坐下，賜鄴相坐在旁邊。帝暗想：書軒如此幽雅，少停與他飲幾杯黃酒，亦是三生有幸。當下榮發獻上香茶，帝見榮發正在妙齡，嬌豔無匹，即向鄴相笑曰：「強將手下無弱兵，卿主僕可當此稱了。」鄴相曰：「承蒙過譽，但不識陛下怎冒雨而來？」帝受此問，深知理屈，欲言又止，含著羞楫對鄴相曰：「御妻不該與太后同謀，假借觀音，故賜番酒。朕問爾敢吃三杯酒麼？此明是指點愛卿，卿不自悟，爾中了計。若非朕為之掩飾，令內監送回，皇后必留在後宮，與兄弟完姻。卿尚不知詳細，朕欲使小監前來通訊，又恐不能通達朕意，朕因此特改扮太監前來。卿既敗露，即有誰聖欺君大罪，難以寬赦，卿乃明人，諒必知道。」鄴相心甚惶愧，奏曰：「臣自知罪孽深重，殺身難報，願碎屍萬段無恨。」帝扶起賜坐，笑曰：「朕為卿費盡心機，怎忍卿受罪；但日前在天香館敘首，卿太薄情。今幸有雲南假孟氏貌似愛卿，卿可上朝仍稱鄴相，朕強把雲南假孟氏匹配忠孝王，爾就可脫身了。」

不知究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龍鳳再生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